

一生痴爱颜色釉

——记传统颜色釉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邓希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 晋



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你会被瓷器之美、匠心之巧、底蕴之厚所震撼。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堪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其中，颜色釉又叫“人造宝石”，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在景德镇名坊园“邓希平陶瓷艺术馆”里，各种颜色釉瓷器巧夺天工，瓷缸、瓷瓶、瓷马、瓷盏、瓷盘……郎红、天青、翠绿等色彩大气古典，让人赞叹不已，这些作品都出自传统颜色釉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邓希平之手。

今年78岁的邓希平，看着每件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这是郎窑红釉灯笼瓶，是2014年APEC会议主席会晤厅用瓷；这是仟件郎窑红釉太平缸，由于器型较大，很难烧制；你看这个彩色丝毛釉赏瓶，丝丝缕缕像不像一根根丝毛？”邓希平说，“颜色釉瓷器烧成后个个不同，失败率很高，入窑一色，出窑千彩，这就是其魅力所在”。

一枚流霞盏研制23年

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是历史最悠久也是产量最少的，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靠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成，充满着魅力。

展厅里，秘釉流霞盏流光溢彩、如梦似幻，从不同角度看去，盏中光点呈现多层次，似有一汪水浮在空中。“为了做出这种盏中有水的感觉，我用了23年。”邓希平老人感慨万千。

1990年，邓希平随景德镇陶瓷专家团来到西安，参观法门寺博物馆时，一件名为“秘瓷”的展品介绍引起她浓厚的兴趣。秘在何处？宣传册上说就像有水一样。后来，邓希平想方设法看到了原件，更震撼。“秘瓷”是一个青瓷釉的钵盂，在其三分之一处就像有水一样。“那钵水动啊动啊，特别神奇。”邓希平说那次西安之行，她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秘瓷”，知道了“秘瓷”就是颜色釉制品。从那以后，邓希平一心想要还原这一技艺。

回到景德镇，邓希平向善制青瓷的老师傅请教，不断琢磨，不断试制，直到2003年，才做出一个像海水一样颜色的作品，有点儿水的味道了，但还不成功。“搞这个好苦，试制100个得不到1个，一直没摸到规律，完全是碰出来的。”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杨柳成荫。有意思的是，福州有家公司要拍一部有关明代的电影，其中的重要道具就是红釉瓷的流霞盏。公司派人专门到景德镇请能工巧匠制作红釉瓷盏。“这需要制作窑变的红釉瓷，要有放射流动的感觉。我当时提出，可以试3个月，有眉目就做，做不出来就算了。为了制作出流霞的感觉、流动的形态，我试了很多次，没想到，出来了有水的感觉。”说到这里，邓希平眼睛发亮，笑得像个孩子，“想做出花纹流动的感觉，出来的却是水的效果。而且，水面很高，比当初我看到的‘秘瓷’还高”。这件瓷制品2013年获得高岭杯国际陶瓷评比银奖。

从零起步学制瓷

与很多景德镇陶瓷大师不同，邓希



邓希平在工作室完成施釉工艺。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平既非家传学艺，也非学画出身。1965年，23岁的邓希平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来到原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从学徒干起，从零起步跟随两位老师傅学习陶瓷颜色釉工艺。勤奋好学的邓希平，仅用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青釉和窑变两种釉料的制作工艺。“窑变是火的艺术，是人工控制不了的，这就是其魅力所在，也是难点所在。”邓希平说，“我们无法改变自然规律，只能改变自己，通过不断努力，探索自然规律，并使自己的作品适应自然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邓希平回忆说，学习颜色釉不仅苦和累，工作环境还差。景德镇瓷器制作工序繁杂，古人云“过手七十二，方成器”。学徒要从找原矿学起，再到釉料配方、施釉、烧制，“其实远不止72道工序，每道工序中还包含子工序，其中的乐趣也只有沉浸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1972年，学有所成的邓希平调入景德镇市建国瓷厂继续从事颜色釉研究工作。1984年，邓希平担任建国瓷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开始执掌厂里的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工作。

1995年，景德镇十大瓷厂进行体制改革，建国瓷厂解体。因舍不得放弃颜色釉研究，当时已53岁的邓希平，放弃了别人的高薪聘请，硬是依靠个人信誉将建国瓷厂的老同事们聚集起来，成立了“景德镇市建国瓷厂邓希平工作室”，继续从事颜色釉的开发研究。当时，没有生产设备、没有启动资金、没有扶持政策，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一群搞科研的人挥汗如雨地推着板车运送瓷器的经历，如今历历在目。

忙，是邓希平生活的常态。在建国瓷厂时，她顾不上照顾家庭，儿子半岁时送到武汉，女儿带在身边，半岁就送进了厂托儿所。女儿吴春柳说，“妈妈满脑子都是瓷器，家里是爸爸做家务多。我们

家吃饭是最晚的，因为要等爸爸下班后再做饭”。

历经10多年的艰苦努力，邓希平工作室不断壮大。为在生产、科研、教学过程中动态传承和发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支持下，邓希平又创办了景德镇名坊园邓希平陶瓷有限公司。公司不仅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而且，旗下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邓希平名瓷展览馆”，每年接待中外宾客上万人次，成为展示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张名片。

传承创新永不停步

除了展览馆，邓希平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她的工作室。工作室里的邓希平，总是穿着一件上面带有很多泥点子的工作服。她指着一个小兔子造型的半成品泥坯告诉记者，“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十二生肖造型壶，兔子的尾巴改了很多次，下了不少功夫”。

她左手拿起一个泥瓶胚胎，右手用毛刷熟练地施釉。“这釉料看着不起眼，就像石灰浆一样，但不同的配方能烧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千变万化。你看着涂完釉料的瓶子是凹凸不平的，可经过137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后，它是流动的，最后出窑是红色的，那个是蓝色的，哈哈，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在到处摆满瓶瓶罐罐的狭小空间里，邓希平熟练地操作着。

工作室门口的地上，有很多成品。但邓希平说，这些都是烧坏的，配方一样、施釉人一样、窑次一样，但即便一切前期工序都做好了，仍然有近四分之一的作品会烧坏。“景德镇有句老话——‘若要穷，烧郎红’，说的就是郎红非常难烧制，有的工匠为了烧郎红而倾家荡产。”这么高的失败率怎么办？“干这行，

心脏要特别强大，既有成功的惊喜，也要承受失败。烧坏了就要研究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把问题解决掉。”

有人说，颜色釉是“最富神秘色彩的艺术品”，它独一无二、不可复制，要烧制一个完美的高温颜色釉作品，不仅需要制作者对釉料、坯料的自然属性了解深刻，而且还要求制作者对窑火的控制掌握到一位。

50多年的潜心钻研，50多年的坚守奋斗，一路走来，邓希平恢复了很多失传的工艺，创新了40多种颜色釉，复制出可生产的传统颜色釉瓷器品种达1000多个。她创作的陶瓷彩虹釉获国家发明奖、第39届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她荣立国家杰出专业人才一等功、荣获比利时王国骑士勋章。她烧制的“大件郎红釉新配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代表作品“300件郎红釉美人肩花瓶”多次被选为国家领导人的出访礼品。她说，“窑变非常难掌控，要不断改变配方，不断做实验，传统的颜色釉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靠的就是创新和突破”。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在景德镇，无数个像邓希平一样的老艺人用一生演绎着大国工匠的精神内涵。“能干一件事很厉害了，烧瓷是一个领域的事，我只从事了颜色釉这一种，在这个分支里稍有成就而已。”干这行，邓希平是痴迷的，也是热爱的。“瓷器是有生命的，我做瓷器就是追求那种生命的感觉。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达到了理想效果。如果一窑能烧出几个特别好的东西，会让我很长时间都觉得特别快乐”。

刻苦研之、科学用之、艺术驭之，邓希平一生痴迷颜色釉，传承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创造出这一古老瓷器的新高度，她也如瓷器一般，经历过窑火的淬炼，窑变出绚丽的光彩。

最美劳动者

2003年，肩负着组织的信任和共产党员的使命，刘春香从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墩村党支部书记岗位调任县枚江敬老院任院长，一干就是16年。

“院长，灯泡坏了”“春儿，衣服烂啦”“春香，他吐我口水”。和刘春香交谈中，耳边总能听到老人唤她。

十几年来，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经常会拉尿在裤子上，她都坚持手洗老人的衣物，她说这样洗得干净；晴朗时节，带领工作人员上山捡柴火、砍柴、喂猪、修缮院子；给瘫痪老人翻身、抱体弱老人晒太阳……晨起暮歇，刘春香忙得像个陀螺。好心人劝刘春香，让老人吃穿不愁就够了，没必要搞得这么细。

“有些老人上厕所经常忘记冲，我必须第一时间发现，还得笑着提醒‘下次记得哦’！”多年的悉心照顾，让刘春香明白，老人像孩子一样，情绪难以捉摸，要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照顾。

为此，她摸索出了“春香经验”：在院务管理上既建章立制，又处处为老人着想。比如，教育“违规越矩”老人时，她的表情很严肃，是铁面无情的“刘院长”；在给老人之间调解矛盾、疏解烦恼时，她又温柔得能融化坚冰，成为人人喜爱的“好闺女”。

为最大限度改善敬老院条件，刘春香带着员工修路、挖鱼塘、开荒种地，不仅日常蔬菜、鱼肉实现自给，还能为院里创收，仅养猪一项每年就能创收2万余元，全年总收入超过5万元。通过努力，枚江敬老院从她接手时的负债，到现在账上结余数十万元，成为全县院办经济效益最好的敬老院。

2018年6月7日，遂川县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水。刘春香彻夜无眠，及时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方，抢救受灾物资，院内无一人受伤，财物无一损失。聋哑五保老人王彦垵胃病突发住院，五保老人郭圳秀重病住院7天，她都一直陪护在病床边，直到老人康复出院；五保老人吕标和郭四仔夫妇，入院时都瘫痪在床，经过半年多悉心照料，老人现在慢慢能走了……刘春香的努力，老人们都看在眼里，暖在心中。

人终有离去的一天。在枚江敬老院工作16年来，刘春香先后送走了29位老人。大家都夸：“有春香这样的‘好闺女’养老送终，我们真有福气！”听到这些话，刘春香心里暖暖的。她的倾心照顾、精细服务，让老人感受到浓浓亲情和家庭的温暖，全县各地的老人纷纷慕名而来，不论远近，她都欣然接纳。如今，枚江敬老院35位老人中有17位是自费老人，是遂川县自费老人最多的乡镇级敬老院。

敬老院的老人和家人，天平的两端，刘春香总是不自觉地把“砝码”加到30多位老人这边。敬老院离刘春香家只有3000米，16年里她每年都是和老人们共度除夕。“全院老人们都健康、开心，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刘春香说，“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投身敬老事业”。

影像·故事

东坡川剧“后继有人”

文/摄 张忠革

眉山东坡川剧，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地方文化，近年来，四川眉山市大力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活动，通过在学校和社区开设亲子课堂、兴趣课、举办展演等形式，使东坡川剧“后继有人”。

自2017年以来，东坡川剧第五代传承人陈红经常带领团员们来到学校，传授戏剧知识和基本功法，并先后为学生们排演了《梨园芳华》《大江东去》等传统戏曲节目。从此，校园里多了一批跟着她扮演小生、旦角、生角、花脸、丑角5个行当的小小戏曲迷。一个动作、一个指尖、一个眼神，孩子们在传统戏曲文化课堂上感受着川剧的魅力。为了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戏曲，更好地传承川剧的艺术精髓，近一年来，陈红毫无保留亲自授课，让孩子们学习川剧变脸绝技，提高孩子们对传统戏剧文化的兴趣。陈红表示：“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东坡川剧，坚守中国戏曲，坚守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东坡川剧第五代传承人陈红(右二)与小演员排练曲目。



四川眉山市第一小学，李平(右一)给孩子们表演东坡川剧绝活变脸。

永不退休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记新疆伊犁州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乌兰牧骑首任队长那·布娃

本报记者 乔文汇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查燕荣

今年87岁的那·布娃老人，是新疆伊犁州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乌兰牧骑文艺队第一任队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祝赞词的代表性传承人。70年来，他不忘初心，用实际行动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家乡。

走进老人的家，蒙古族乐器托布秀尔、手风琴，各种奖章、证书等摆放在显眼位置。“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才有今天的成绩，我要做一名永不退休的红色文艺轻骑兵。”那·布娃对记者说。

1932年10月1日，那·布娃出生在和布克赛尔县铁布肯乌散乡一个贫困家庭，过着游牧生活。因为生活艰苦、枯燥，那·布娃从小学作乐器竹笛、托布秀尔。弹奏着自制的乐器，和小伙伴们又唱又跳，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19岁时，那·布娃考上新疆蒙古师范学校。他带着竹笛和托布秀尔来上学，课余时间，时常拿出来演奏，悠扬的乐曲回荡在校园。有老师了解他的爱好

后，决定培养他学习音乐。那·布娃用1年时间系统学习乐理知识，毕业后留校任教，当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作5年后，那·布娃申请回家乡任教，“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1964年，县里交给他一个任务：组建文艺队，参加塔城地区文艺汇演。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排练，演出获得成功，荣获地区一等奖。紧接着，文艺队又代表塔城地区到伊犁州演出，获得一等奖。

“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来新疆演出后，我们就萌生了在和布克赛尔县成立一支乌兰牧骑的想法。”1965年，由15人组成的和布克赛尔乌兰牧骑成立，那·布娃担任首任队长，开始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难忘历程。

乌兰牧骑，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诞生的文化工作队，具有“演出、宣传、辅导、服务”等职能，深受广大农牧民欢迎。半个多

世纪以来，不论哪个年代，队员如何更换，和布克赛尔乌兰牧骑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一直未变。

和布克赛尔乌兰牧骑第一次送文艺下乡，是从县城到一牧场，大概20公里的路程。那时没有交通工具，队员们就背着行李、扛着乐器，整整走了4个小时。那·布娃回忆说，“演出中看到牧民开心的笑脸，我们仿佛忘记了疲惫，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乌兰牧骑队员深入基层演出时，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8人至15人的乌兰牧骑队员，有放电影的、有理发的、有给牧民检查身体的，还有帮助牧民洗衣服、接羊羔、做饭的，深受牧民欢迎，乡亲们有好吃的也都拿出来给他们分享。“我们一边开展文艺服务活动，一边积累创作素材。”那·布娃说。

担任乌兰牧骑队长时，那·布娃坚持节目要原创，要求创作的歌曲、舞蹈只演一轮，期间，他创作了300多首歌曲。